

珍藏版

五岳风云

飛揚

2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五岳风云

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 张继全

封面设计 静 彦

五 岳 风 云

(台湾)柳残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6.125 印张 8 插页 520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—80605—518—5/I·448

(上、中、下三册)定价: 36.80 元



柳残阳 近照

柳残阳先生，本名高见几，从事新派武侠创作三十多年，推出长篇小说近八十部，风靡海内外，享誉极隆。目前仍处于创作旺盛期。其作品功力深厚，构思奇巧，雄浑处犹如风嘶雷吼，浪骇涛惊，柔腻处恍若花垂露滴，鸟倦虫潜。读过一部又一部，部部精彩绝伦，品过一回又一回，回回妙趣横生，致使一大批读者如醉如痴非读不可，欲罢不能，在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一群“追柳族”当代武侠小说评论家有言：“不看金、古、柳，枉在世上走！”此言甚是。

责任编辑：葛佳映

封面设计：田 斌

敬爱的大陆读者：

本人高见几，笔名柳残阳，这次我的作品有机会在大陆出版，我感到甚为荣幸，遗憾的是我的笔名在大陆屡被侵权者盗用，竟多达数十种。市面上还出现了“柳（我）阳”、“柳残（阳）”等鱼目混珠的书，为防伪冒，特开列以下我1961年至1994年所著武侠小说书目，请广大大陆读者鉴别。

柳残阳武侠小说书目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、《烈日孤鹰》 | 八、《铁面夫心》 |
| 二、《麟角雄风》 | 九、《忠义江湖》 |
| 三、《巨灵出阵》 | 十、《关山万里飘客》 |
| 四、《眨眼剑》 | 十一、《血魂山之誓》 |
| 五、《江湖之狼》 | 十二、《大雪满弓刀》 |
| 六、《牧虎三山》 | 十三、《屠龙手》 |
| 七、《阎王梭》 | 十四、《追魂帖》 |

- 十五、《洪 门 传 奇》 三十五、《竹 与 剑》
十六、《怒 剑 狂 火》 三十六、《大 龙 头》
十七、《索 命 鞭》 三十七、《火 符》
十八、《青 龙 在 天》 三十八、《傲 爷 刀》
十九、《天 宝 志 异》 三十九、《神 手 无 相》
二十、《血 魄 忠 魂 困 蛟 龙》 四十、《修 罗 七 绝》
二十一、《铁 剑 丹 心》 四十一、《幻 剑 毒 刃》
二十二、《魔 箫》 四十二、《星 魂》
二十三、《金 家 楼》 四十三、《血 斧》
二十四、《独 尊 劫》 四十四、《劫 后 恩 仇》
二十五、《渡 心 指》 四十五、《金 雕 盟》
二十六、《雷 之 魄》 四十六、《荡 魔 志》
二十七、《生 死 锤》 四十七、《霜 月 刀》
二十八、《邪 神 门 徒》 四十八、《拂 晓 刺 杀》
二十九、《如 来 八 法》 四十九、《剪 翼》
三十、《邪 神 外 传》 五十、《七 海 飞 龙 记》
三十一、《苍 鹰》 五十一、《千 手 剑》
三十二、《十 方 瘟 神》 五十二、《铁 脚 媳 妇》
三十三、《天 魁 星》 五十三、《伤 情 箭》
三十四、《大 煞 手》 五十四、《血 刀 江 湖 载 酒 行》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五十五、《血 烟 劫》 | 六十、《侠盗来如风》 |
| 五十六、《沥 血 伏 龙》 | 六十一、《五 岳 风 云》 |
| 五十七、《凤凰罗汉坐山虎》 | 六十二、《断 刀》 |
| 五十八、《杀 伐》 | 六十三、《鹰 扬 天 下》 |
| 五十九、《千 魔 之 仇》 | |

三十余年间，本人所著武侠作品计约七十一部，但为读者负责起见，“全集”中筛选了部分不够畅快的作品。上述六十三部小说均为本人的精心之作，“全集”之外，不再另有其它柳残阳武侠小说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证处

公 证 员

陈 中 京
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一日

公证处

“辽东军中的金事袁崇焕就是当世奇才！他本来是一个七品县官，为熊经略赏识，保他巡边，广宁那役，熊经略被王化贞所累，大败弃城，袁崇焕单骑出关，遍阅形势，回来请兵，自愿守辽河以东，可惜那时熊经略只有五千部众，朝廷又不肯派兵。后来在兵败将逃之际，熊经略叫他去经理军事，安置游民，白天敌军出没，无法活动。他就在晚上深入荆棘密布虎豹潜伏之地，走遍敌后乡村，把游民百姓重组起来。所以后来才有八里铺的小捷，才有在山海关对峙之势，要不然清兵早入关了。”

玉罗刹想：若然真有如此之人，熊经略的遗书倒可付托给他。只是他远在关外，如何寻找？

三人来到京城，已是五月下旬，这一日进了城门，便见街道乱哄哄，数十名京官抬着魏忠贤的金身塑像，打锣打鼓在北京街道游行，市民远远的瞧热闹，低声唾骂。铁飞龙一问，才知是给魏忠贤建“生祠”。

其时是天启四年，魏忠贤操纵朝纲，权倾中外，民间的童谣道：

“委鬼当朝立，茄花满地红。”“委鬼”是“魏”字，“茄”与“客”同音，从这童谣，亦可见客魏势力之大。朝中阁臣魏广徵认作他的侄子，阮大铖、崔呈秀、顾秉谦、傅樾、倪文焕、杨维垣等大臣俱拜忠贤为父客氏为母，浙江巡抚潘汝桢并首先倡议为魏忠贤建立生祠，继之全国各地都纷纷建立，真是集尽人间无耻之大成，最后在北京也建起来了，自称“读孔子书”的监生万龄并上颂德表曰：“孔

子作春秋，厂臣作‘要典’，（厂臣即魏忠贤。）孔子诛少正卯，厂臣诛东林党人，礼宜并尊，岁祀如孔子。”这些话也真亏他说得出来。

玉罗刹看到那些大官的无耻模样，气得几乎要拔剑去乱杀一通，铁飞龙把她拉开道：

“别看了。我的胃几乎要作呕啦！”到京之后铁、玉二人和杜明忠分道扬镳，铁、玉二人住在长安镖局，杜明忠则投靠他的表亲兵部大员孙承宗。分手时，玉罗刹微微冷笑对杜明忠道：

“你去向魏忠贤贿赂求情，我看未必有效。”杜明忠道：

“我只是尽力而为，将来也许还要请你们帮忙。”铁玉二人见他虽然有点糊涂也还不失为正人君子，便把长安镖局的地址给了他。

长安镖局的总镖头龙达三是铁飞龙的好友，见铁玉二人到来，自是殷勤招待。晚饭之后，玉罗刹问起杨琰被捕下狱的事情，龙达三叹口气道：

“真是一言难尽哪！”铁飞龙追问所以，龙达三道：

“阉党与东林党之争，你们是知道了的了。阉党就是魏忠贤的党羽。魏忠贤自封‘九千岁’，手下的大宦官也成了‘千岁爷’。他门下的文臣武将将有‘五虎’、‘五彪’、‘十狗’、‘十孩儿’、‘四十孙’等等称号。他们专反‘东林’、‘东林’本来是因被贬大臣高攀龙于孔谦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而得名，到了现在，凡一切正派人物，都被冠以‘东林党’的帽子，成为罪名了。魏忠贤的党羽王绍徽把东林

党中重要的人物百零八人编为‘点将录’，比之为‘梁山伯百零八将’他们阉党自称‘正人’，而把‘东林党’贬为‘邪派’，准备按名单一一陷害。杨涟、左光斗、袁化中等在‘点将录’中都是名列前茅的人物。”

玉罗刹怒道：

“真是颠倒是非，成何世界！”龙达三续道：

“熊经略被害死后，杨涟见客魏专横，愤不可遏，上疏劾魏忠贤廿四条大罪，不料疏上的第二天便有旨切责杨涟。朝中正直的大臣都被激怒了，一面联合上疏，一面准备在皇帝坐朝时面奏。魏忠贤只手遮天，居然阻止皇帝一连三天不坐朝，在三天中他的布置已经完成，到了第四天，魏忠贤反以‘和熊廷弼勾结’的罪名，把反对他的为首人物：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顾大章、袁化中、周朝瑞等六人逮捕下狱，关在北镇抚司大牢。魏忠贤好不阴毒，说他们曾接受熊廷弼的‘赃款’，要向他们‘追赃’，他们都是穷官儿，哪交得出什么‘赃款’？于是便五天一比，每‘比’打四十棍，夹五十杠，令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他们之中，有几个熬不了刑，也曾授意叫有钱的门生亲戚筹款‘缴赃’，可是那‘赃款’多寡任由魏忠贤开口，‘缴赃’总缴不够，反给魏忠贤多辟了一条财路。”玉罗刹拍腿叫道：

“可惜了那枝千年何首乌！”龙达三道：

“什么？”玉罗刹一笑不语，道：

“好呀，今晚我就瞧杨涟去。”龙达三道：

“北镇抚司，非比寻常所在，姑娘不可造次。”玉罗刹

大笑道：

“皇宫大内，我尚自进出自如，北镇抚司是什么东西？喂，慕容冲他们回来没有？”龙达三道：

“没听说，明天我替你查。”玉罗刹和铁飞龙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，说干就干，当天晚上，便换了夜行衣服，直探天牢。

牢狱墙高三丈，墙上插满铁钉，但却阻不了玉罗刹二人。铁飞龙跃上墙头，道：

“你去探监，我挡敌人。”玉罗刹道：

“好极！”跳入里面，真如一叶飘落，落地无声。

玉罗刹伏在过道暗角，不久便有狱卒提灯巡过，玉罗刹一跳而出，明晃晃的剑尖在狱卒面门一闪，低声喝道：

“杨珽住在哪号牢房？”狱卒吓了一跳，听了玉罗刹的话后，喜道：

“你是救杨大人的吗？他在西边第六号牢房，从这里向右首转过便是。”

玉罗刹道：

“你若说假话，我就把你一剑斩了。”狱卒顿足道：

“杨大人被打得奄奄一息，你要救快点去救！”玉罗刹看他神情，知他绝不会叫嚷破坏，便依着他的指点，转了个弯，摸到第六号牢房。

牢房的铁门厚达五寸，门上用一把大铁锁锁着，手力多强也捏不碎，普通人休想进得。可是这却难不了玉罗刹，她在绿林多年，对开锁的技术，精熟异常。只见她在百宝

囊中取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铁线，插进锁孔一擦，铁锁应手便开，玉罗刹摸入牢内。

牢房里黑黝黝的，但闻得微弱的呻吟之声，玉罗刹擦燃火石，只见杨琏披枷带锁，血肉模糊，几乎不能辨认。

杨琏骤然见有人来，已吃了惊，到看清楚是玉罗刹时，更是吃惊非小，挣扎喝道：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玉罗刹道：

“来救你出去！”杨琏怒道：

“我是朝廷大臣，岂能随你越狱！”玉罗刹气道：

“你现在还讲这套，你不要性命了么？”杨琏道：

“我纵然被杀被剐，也不关你的事。你不守王法，我岂能与你一样？”玉罗刹骂道：

“王法，王法！我说你是个大蠢材！”杨琏挣扎叫道：

“你再过来，我便一头碰死！”玉罗刹道：

“你的儿子，罗铁臂已带到四川去了，你不想念他吗？”她本想以亲子之情打消他愚忠之念，岂料杨琏反哈哈笑道：

“驢儿无恙，我尚何忧！”玉罗刹道：

“哼，你是个大忠臣，但你们死后，朝中尽是奸臣，明朝的江山岂不是更快完蛋？”杨琏心念一动，忽又“呸”了一口说道：

“忠臣岂是杀得尽的？你当我朝中无人么？你看熊廷弼死了便有袁崇焕继起，叶向高去了又有洪承畴接任。大明江山胡虏夺不去，你们流寇也抢不去！”杨琏以兵部大员升任左副都御史，做了几十年所官，那正統的忠君观念已深

入心肺，他把自己和朝廷视为一体，连来救他的玉罗刹，也给他当成“流寇”敌人了。他哪料到明朝的江山在他死后便被满清夺去，而他所推崇的洪承畴后来也做了汉奸。

玉罗刹气往上冲，道：

“哼，不是看你被打成这样，我就先把你杀了！”这霎那间，她觉得杨琏既可怜，又可笑，既可恼，但亦可佩，可佩的是他不畏权势，敢劾奸阉，可怜可笑可恼的却是他至死不悟的愚忠。

杨连声调一低，忽道：

“你去吧！你日后见了我儿，叫他不要为官，但你也不能叫他为寇。”玉罗刹笑道：

“你儿子将来之事你也要管么？哼，他可比你强得多，我才不叫他学你的糟样子。”杨琏双眼一翻，痰往上涌，晕了过去。这时外面已传来脚步奔跑之声，片刻后“捉劫狱贼呀”之声大起。

这时玉罗刹本可伸手将杨琏救去，但她却打消这个念头，一转身闯出牢房，便跳上瓦面。瓦面上铁飞龙正在以砖瓦作为武器，掷下去打那些想跳上来的锦衣卫。铁飞龙掷得又准又狠，锦衣卫一被打中便是头破血流。铁飞龙见她空手上来，大为失望，问道：

“找不见吗？”玉罗刹道：

“我决定不救他了！”铁飞龙心道：

“这孩子脾气真怪。但机会稍纵即逝，这时锦衣卫已有数人跳上，再想劫狱，已是不能。铁飞龙道：

“那么咱们就闯出去!”玉罗刹一口闷气,无处发泄,一声长笑,杀入锦衣卫群中,刷刷几剑,随意挥洒,剑锋所触,不是穴道要害,便是关节所在,那些锦衣卫,几曾见过这样的剑法,片刻之间已有数人中剑滚下瓦面,痛得狂呼惨号。铁飞龙道:

“裳儿,不要多杀了!”双掌疾劈,将瓦面上剩下的那几个卫士扫了下去,和玉罗刹腾身飞上民房,霎忽不见。

再说自玉罗刹去后,杨琏自知过不了今夕,果然过了一会,北镇抚司许显纯和锦衣卫指挥崔应元走了进来,后面跟着两个狱卒,提着土袋,许显纯道:

“杨大人,请恕无礼,今晚要送大人归天。”杨琏哈哈大笑,道:

“你且待须臾,待我留下血书,烦你交给皇上,可不可以?”崔应元道:

“大人请写。”杨琏以指蘸血,撕下白布衬衣,写道:

“琏今死杖下矣,痴心报主,愚直讎人,久拚七尺,不复挂念。不为张俭逃亡,亦不为杨震仰药,欲以性命归之朝廷……雷霆雨露,莫非天恩,死于诏狱,难言不得死所,何憾于天,何怨于人。惟我身副宪臣,曾受顾命。孔子云:‘托孤寄命,临大节而不可夺。’持此一念可以见先帝于天,对二祖十宗,皇天后土,天下万世矣!大笑大笑还大笑,刀斫东风,于我何有哉?”

崔应元看到“大笑大笑还大笑,刀斫东风,于我何有哉”几句,几乎喝起采来,许显纯是魏忠贤干儿子,瞧了

一眼，阴沉沉的道：

“还未写完吗？”

杨琏以指蘸血，续写道：

“……血肉淋漓，死生顷刻，本司追赃，限限狠打，此岂皇上如天之仁，不过仇我者迫我性命，借封疆为题，徒使枉臣子之名，归之皇上……”

许显纯一把抢过，道：

“哼，你这厮直到如今还敢怨对厂臣！”（魏忠贤掌管厂卫，故称厂臣）喝道：

“快动手！”两个狱卒，将盛满泥土的土袋压在杨琏的面上和胸上，不消多久，杨琏便气绝身亡。许显纯道：

“把左光斗和魏大中一并做了，免得担心劫狱。”至于周朝瑞袁化中和顾大章却因关在另一监牢，侥幸得以暂逃性命。

杨琏的绝命书，许显纯当然不会拿给皇帝，可是崔应元已经记熟，他是同情杨琏的人，后来弃职归隐，杨琏的绝命书也就流传开来，脍炙人口了。这绝命书既有愚忠之忧，亦有豪迈之气，真是文如其人，既令人觉得可笑可怜，亦令人觉得可钦可佩。

再说玉罗刹和铁飞龙回到长安镖局，说起杨琏之愚，玉罗刹犹觉气闷。铁飞龙忽道：

“他虽愚忠，到底还是一条汉子。若皇上有诏放他，那就好了。”玉罗刹拍掌笑道：

“是啊，我早该想到这着，我们今次来京，为的三事，

一是物色可传熊经略遗书之人；二为珊瑚妹子报仇，找慕容冲和应修阳的晦气；三是救这个顽固不化的杨琏。第一件事可遇不可求；二三两事可得入皇宫一趟，嗯，不如明晚我就单身入宫，给你看看慕容冲回来没有？”铁飞龙低首沉吟，玉罗刹道：

“爹，你让我去吧，宫中路道我比你熟，而且今晚闹了天牢之后，宫中高手，必然调来，我正可乘虚而入。”铁飞龙想起她的轻功比自己高妙，几乎到了来去无踪的地步，便道：

“好，你小心点！若然慕容冲已经回来，你不要惹他，待我想办法约他单打独斗。”玉罗刹点头答应，她却未料到，就在她离开天牢之后不到半个时辰，杨琏已被土袋闷死了。

玉罗刹艺高胆大，第二晚果然偷偷的溜入皇宫。但她却不知皇帝住在什么地方，心想：那淫妇客氏的‘乳娘府’我是知道的，不如先到那里，很可能小皇帝就在那儿。主意打定，施展绝顶轻功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入了乳娘府，飞上客氏寝宫外面的大梁，客氏正在里面和女儿谈话。玉罗刹心道：

听说客氏的女儿是红花鬼母的徒弟，不知她心性如何？凝神静听。只听得客氏道

“婷儿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我叫皇上纳你做贵妃如何？”客娉婷道：

“娘，你又未老，怎么说话如此糊涂？”客氏道：

“我说你才糊涂，做贵妃有什么不好？你先做贵妃，然